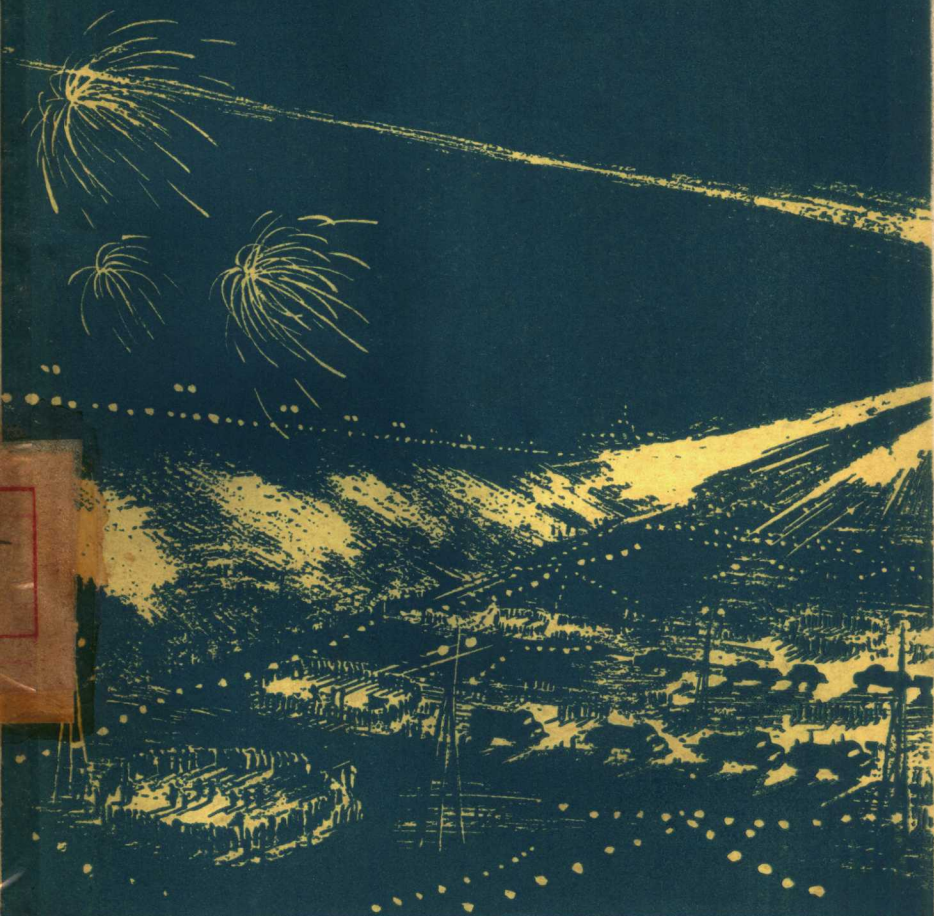


飞筐

林 斤 瀾



飞 筐

林 斤 瀾

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九年・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本集共收作者新近作品二十篇，分为三輯。第一輯“水庫故事”，写的都是修建十三陵水庫时所出現的一些新人新事。第二輯“跃进速写”，則反映了战斗在农业战綫上、商业战綫上的人們以及城市居民在大跃进中的新风貌。第三輯“北京記实”，写的大都是真人真事；也有的是以今昔对比的手法，写出了北京名胜的新英姿。作品具有独特的风格，語言文字有一定的特色。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東总布胡同 22 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57 號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經售

*

字數 115,000 開本 787×1092 耗 $\frac{1}{32}$ 印張 $6\frac{7}{8}$ 插頁 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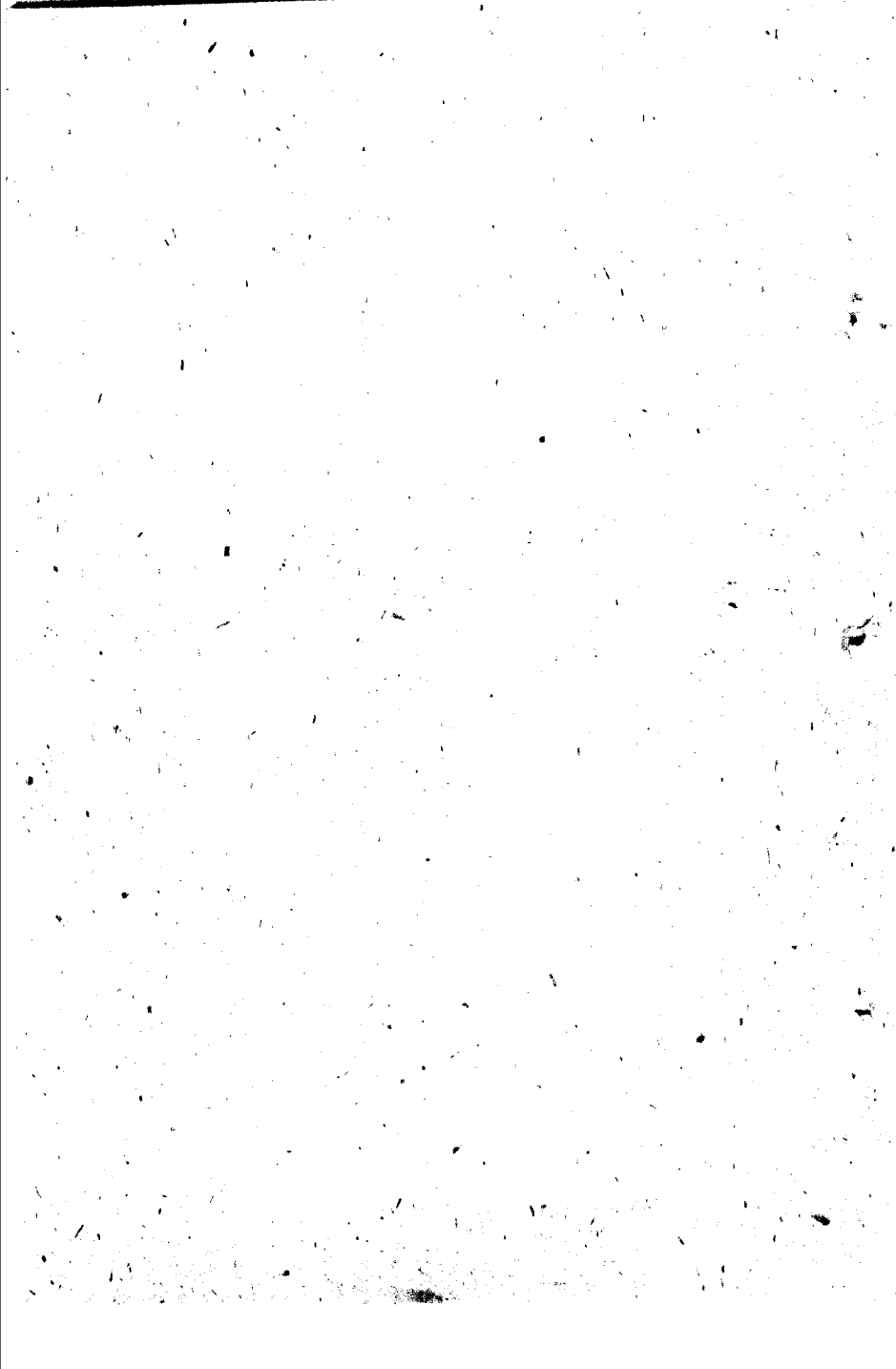
195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20,000 冊

目 次

水庫故事	1
飞筐	3
喜事	11
母女	21
惹祸	32
送信	41
跃进速写	53
一步	55
松	68
人造棉	76
赶天桥	85
做饭的	95
河谷	126
夜話	140
貝貝睡着的时候	150
龙潭	161
北京記实	173
五老組	175
姚兰英	181
王秀珍	189
罗淑珍	196
蘆沟桥之夜	206
八宝山之宝	212

水庫故事



飞 筐

十万人的工地上，没有一个闲人。

火車，汽車，斗車，独輪車，各有各的道路。条条道路穿过工地，搶着把黃土、砂子、石头，送上拦洪坝。白天，风吹沙土象云霧，路路象条条蛟龙騰云。夜晚，灯是灯海，劳动的声响是远海来潮。十万个人，各不相識，从四面八方来到工地，却亲如左右手，相連如后脚。肩并肩，心心相印，使出渾身武艺，建設十三陵水庫。

数不清的帳篷里，写下数不清的挑战書。数不清的灯下，創造了数不清的英雄事迹。請听听那些先进集体的称呼，模范队伍的名号：鋼鉄，猛虎，閃电，保尔，孙悟空，刘胡兰，火箭，卫星，十八勇士，……可是現在要說的，是远离拦洪坝五里地的供料場上，一支来到工地不久、还没有得到称号的、小小的青年队伍，普通的青年人，在日常的劳动中，发生了一件小事。这事摆在十三陵工地上，是十分普通的。

青年們从河滩上挖出砂子，挑到大路边，好讓汽車

拉到塆上去。中間經過一塊洼地，一上一下，虽说都不过几步，可是肩上压着百来斤的担子，一天上二三百次，下二三百次，也够累的。

机关干部孙佳，觉着气力已经練出来了，暗暗下个决心，在农村青年中，跟定一个矮敦敦的小伙子。他满筐，自己也满筐。他走几趟，自己也一趟不落，挑它一个下午试试。

这矮敦敦的小伙子名叫王春来，腿短，走得不快。上下坡时，得迈十来步。孙佳瘦长，步子大，觉着自己有点便宜。跟了几趟，才知道这王春来是一步也不歇的；倒了砂子，回头就走；走到装筐的地方，放下空筐，挑起满筐。可是孙佳本来是站着等装满自己的空筐才走，也借此歇歇腿。这一跟来跟去，连换口气的工夫也没有了。孙佳虽然累，但暗暗佩服人家不声不响，实实在在，自己能跟上他，心里也很高兴。

走到洼地时，孙佳说：

“还好有个坡坡坎坎，要不轉来轉去，跟驢推磨一般，太单調了。”

王春来不大明白，说：

“要是不用上上下下才叫好哩，我估摸着能多挑一百挑。——什么叫单調？”

“来来去去，一个样。脑子闲着沒处去。”

“悶，憋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也憋悶吧？”

“我憋着怎样变法儿，不用上上下下的。”

孙佳不作声了，心里有些慚愧。

又走了几趟，到了装筐的地方。王春来抓住孙佳的扁担，說：

“你歇一忽儿吧。”

孙佳笑笑，不肯歇。

“你怎么能跟我犟呢？跟定我了嗎？”

孙佳笑笑。

王春来向装筐的說：

“給我四个筐子。”說着一头两筐，挑了起来。装筐的說：

“別使过劲儿了。”

王春来指着孙佳叫道：

“他使上十二分劲儿，我也得使出十二分来。”

这一走，有人喝采。有几个棒小伙子叫道：

“給我四筐。”

“我也四筐。”

挑四筐的走到一起，通通通，比着脚步，越比越快，越长精神，越发开心。

工地上轟动了。孙佳挑不了四筐，可是两筐装滿不

算，还要堆尖。自己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。

休息时，小伙子們撂下筐子，哈哈一笑。王春来打碗开水，端到孙佳面前，把小伙子們叫攏来，說：

“孙佳，还是你来念段报纸吧。”

孙佳却先不念，說：

“要是洼地两头支个架子，拴根铁丝什么的，筐子一滑就过去了，岂不多快好省嗎？”

小伙子們一下子沒解过来，孙佳又說：

“你們想想供销社，柜台上边有根铁丝，铁丝上，穿着个夹子，通到賬桌子。收錢，找錢，开发票，都不用跑腿。蹭，蹭，过来了，过去了。”

小伙子們听着笑开了，搶着說：

“那是紙头，这一筐几十斤哩。”

“要多粗的铁丝呀？”

“筐子滑溜嗎？蹭，蹭，蹭得动嗎？”

矮敦敦的王春来，石头般坐着不作声。

孙佳想想也沒把握，就当作笑談，一笑攏下，拿起报纸。

第二天早上，孙佳上工，只見洼南洼北，已經立着两个木头架子。手段巧，一个架子只用两根木头，做成个×子就行了。王春来跟两个小伙子，正忙着把根小指头粗的鋼絲勒紧。孙佳看見王春来眼白挂紅絲，問道：

“一夜沒睡？”

“睡不着。”

“你会木匠活儿？”

“昨晚上学的。”

“哪来的材料？”

“木头是废料。这鋼絲可是队部特別給我的，队部一手支持。”

队长也来了，技术員也来了。队长来看試驗，挺順溜，技术員来計算時間，效率提高一大截。

小伙子們高兴极了，都說比杂技团走鋼絲还精彩百倍。小伙子們挑起筐子飞跑，挑到洼地旁边，撂下，又飞跑回去挑。可是飞跑也供不上呀！不能讓先进工具闲着呀！快动脑筋吧！大家来想办法吧！对了，排成两行，一个挨着一个，一筐接着一筐地传。

“快！”

“传！”

“带劲！”

“过瘾！”

“唱一个吧！”

“唱什么呀？”

“沒有这么快拍子的歌子呀。”

孙佳叫道：

“我編一个。”想想，念道：

“鋼絲跨洼地，
南北一綫牽。”

小伙子們叫好。

“土筐半空走，
来往彩雲間。”

小伙子們不叫好。有人說：

“彩雲間，捧得太高了吧？

王春來笑道：

“听听我的。”念道：

“土筐半空走，
省得压塌肩。”

小伙子們叫好。孙佳又念：

“遇事多鑽研，
双手能胜天。”

空中开大道，
智慧賽孔明。”

小伙子們有的說：

“賽孔明，走了轍了。

有的說：

“怎么沒提水庫，不为水庫为的什么呀？”

孙佳改道：

“空中开大道，
水庫早实现。”

小伙子們叫好。

到了下午，队长来报喜，說是完成定額百分之二百多。表揚台上已經貼出大字报了。

孙佳趁休息的工夫，去看大字报，只見标题是八个大字：

“空中架綫，飞筐运砂。”

下边还有一行小标题：

“孙佳同志的合理化建議。”

孙佳赶紧往回跑，在围着喝水的人堆里、坐着唱歌的小伙子們中間穿来穿去，单单找不到王春来。一直找到沒人的砂子坑里，才看見王春来仰天躺着，拿草帽盖住脸。孙佳守着他悄悄坐下，这颗心呀打夯一般，高高举起，重重落地，激动得不得了。

哨子响了，王春来一跃而起。才站定，就叫道：

“小伙子們，誰来头一筐！”

孙佳心里叫道：

“應該給他雕个石象。”

这矮敦敦的小伙子看了一眼激动着的孙佳，詫異問

道：

“不舒服嗎？歇着去吧。”

孙佳叫道：

“你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了？”

“总得报个人儿呀。”

“大字报上写着我的名字。”

“写上誰的也一样啊。”

“那也得写上你的。”

“写上也行，不写也一样啊！”

“哦！”孙佳不作声了，心里好生惭愧。

事情就说到这里。

其实象这样的事情，在十三陵水庫工地上，十万劳动大軍中，簡直不算一回事。

喜 事

复員軍人高連旺回到家里，才睡上一覺，就跟社長要活兒干。社長見他長得腰圓膀粗，渾身是力氣，站着象截塔，坐下來象座山，心里十分喜歡。就勸他先休息兩天再說，可高連旺只是搖頭。勸了幾回，他只說了四個字：“我閑不住。”

社長心想：真是一條硬漢！就說：“好吧！給你一幫棒小伙子，上后山打幾天石頭去。社里等着使呢！”

高連旺嗯了一聲，就招呼小伙子們走了。到了山上，二話不說，脫掉棉衣，把茶杯口般粗的大鐵錘，掄得風車般轉，一口氣掄上二百來下，小伙子們佩服得不得了。打下了石頭，抬的抬，搬的搬，一個個都使出了自己的本領。高連旺馬步蹲下，彎腰伏地，雙臂抱定百十來斤的大石頭，一使勁，說聲“起”，扛到肩膀上走了。

休息時，高連旺擦了把汗，坐在石頭上想道：“真是粗心大意，怎么忘記給大家帶桶開水上來。”恰巧這

时，有个清脆的嗓音叫道：

“这儿有水，还有热气儿呢！”

只見一个姑娘，解开一件捆成团的棉大衣，里面是个大水壶。高連旺吃了一惊：从哪儿鑽出个姑娘来了？

姑娘招呼大家喝水，端起一碗，直往高連旺走来。高連旺怪不好意思地接过碗，見姑娘翘翘的眉毛，斜挂在額角上，仿佛燕子张着翅膀。他一見好生面熟，脫口問道：

“你是誰家的？”

“我父亲是周得泉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哦什么？”

“我認得你家小妹妹。”

“哪个小妹妹？”

“就是那个紅領巾。我參軍的那一天，是她給我献的花。”

“那你就記住了？”

“記住了。”

“那也有几年了，你怎么一直没忘記呢？”

高連旺心想：打破沙鍋問到底，沒个完啦！可我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就是記住了嘛！唉！說那些干什么。他就打岔地說：

“哎！你家小妹妹上几年級了？”

姑娘的眉毛一揚，瞪了高連旺一眼，說：“哪来的小妹妹，我家光我一个姑娘。”

“那天献花的就是……啊！你长这么大了！”

“怎么？不許长大嗎？”

高連旺的脸紅到脖子根。心想：好厉害的姑娘，真惹不起她，往后頂好少打交道。

不多久，社里要派人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庫。青年們磨拳擦掌，搶先报名参加突击队。

社长看看高連旺，只見他咧着嘴，两眼着火似的烧着，身体却山一样坐着不动弹。社长說：

“高連旺。”

“有。”

“我說：青年們单另組織一个突击队，由你当队长。”

“行。”

“你要是一个人負担不过来，周敏华心眼儿又快又細，就由她当……”

“哦！”

“你不認得？井台周得泉家的姑娘。”

高連旺沉下脸，不作声。社长琢磨不透，問道：“怎么啦？”